

續  
禮  
記  
集  
說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月令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婺音務又夏小正四月昴見初昏南

門正日在畢淮南子作招搖指巳

高氏誘曰畢西方宿晉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孟夏夏正建巳之月畢宿在申實沈之次

任氏啟運曰今立夏日在胃一小滿昴二淮作招搖指巳唐作四月之節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四月

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今立夏日在胃一小  
滿昴三

爾雅曰四月爲余宵沈之次巳與申合也翼南方  
火宿二十二星爲朱鳥之翼廣十九度女北方土  
宿四星如箕廣十一度婺須皆女賤之稱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高氏誘曰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號爲神  
農死祀南方爲火德之帝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  
災回也爲高辛火正死爲火官

張氏虛曰漢魏相傳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而司

夏火性炎上故曰炎帝融者火之明盛也

姜氏兆錫曰炎帝火德之君號神農氏一曰烈山氏  
一曰大庭氏祝融火官顓頊氏之子黎也

爾雅曰歲在丙曰柔兆丁曰強圍月在丙曰修丁  
曰圍丙炳丁強也是時日行至井月從赤道長養  
萬物物皆炳明而強大故取以名干

其蟲羽

戴氏德曰羽蟲三百六十鳳爲長

高氏誘曰盛陽用事鱗散成羽鳥屬也

朱氏申曰夏則前而禮羽蟲屬焉以其色文也

吳氏澄曰南方井鬼柳星張軫翼七星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

盧氏翰曰南方朱鳥七星火屬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

姜氏兆錫曰鳥曰羽蟲火之屬

其音徵律中中呂

徵音止仲呂之中仲通

國語曰宣中氣也

白虎通曰呂拒也陽氣將極陰始自中拒難之

漢志云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中呂徵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

班氏固曰呂拒也陽氣將極陰始自中拒難之也

高氏誘曰徵火也位在南方仲呂陰律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類陽也

韋氏昭曰四月仲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陽氣宣散于外陰氣閉藏于內所以助陽成功也

朱子曰管子云凡聽徵如負塗豕覺而駭太史公云徵動心而和正禮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

王氏喬柱曰仲呂長八寸一分自姑洗又益九分

姜氏兆錫曰五音徵爲火仲呂已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

姜氏兆錫曰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者火之成數也  
苦焦皆火屬

其祀竈祭先肺

高氏誘曰吳回回祿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  
肺金也祭先之用其所勝也

張氏虛曰夏與冬爲對人之生不在家則在路夏祀  
竈賴其養于家冬祀行賴其利于路也

朱氏申曰竈者物之所以化夏則陽極而陰化也故  
祀之祭先肺夏火之勝金也

黃氏震曰夏火盛克金故祭先師以金養之

姜氏兆錫曰竈火之養人者故夏祭之也蔡邕曰祀竈之禮在奧先設主祭於竈陘

任氏啟運曰淮有其位南方唐有其性禮其事視

螻蛄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螻音婁蛄音國螻蛄鳴夏小正作鳴蟻蚯蚓淮南

子作蟻王瓜呂氏春秋作王菩生夏小正又有鳴扎圃有見杏

高氏誘曰蚯蚓自土中出王菩或瓠瓠也是月乃生爾雅不榮而實曰秀

張氏慮曰王瓜大瓜也種最多有大有小以大者爲善苦菜詩謂之荼又曰蛙能鳴蠍鳴尤甚故周禮



蠮氏掌其禁

盧氏翰曰蚯蚓無心與阜螽交引而後伸一名土龍  
又曰蠮一名蠹蛄當夏氣之盛則夜鳴聲似蚯蚓亦  
謂之土狗

朱氏申曰王瓜感火之色而生茶菜感火之味而成  
也

姚氏際恒曰蠮蠹鄭氏謂蛙非郝仲輿謂土狗似蠮  
蟀者是也王瓜鄭氏曰葦挈也今月令云王萑生夏  
小正云王萑秀如鄭說王瓜卽王萑無疑王萑本草  
謂菝葜俗  
名土  
茯苓兼明書謂栝樓非或又謂卽今所食俗名之黃

瓜益謬

姜氏兆錫曰此下脫靡草死二句在聚畜百藥之下說見後此記巳月之候螻蝻蛙也王瓜草挈也本草作菝葜謂之瓜其根似也今月令云王萹生夏小正又云王萹秀朱氏曰王瓜色赤感火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味而成也

任氏啟運曰王瓜生古作赤箭生小正作王萹生苦菜秀古作吳葵華小正作秀幽詩作秀萸時訓下有小暑至句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騶載赤旂衣赤衣服赤

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驢音留粗七奴反推甫子下有南宮御女吹竿笙其兵戟

高氏誘曰乘朱路駕赤驪順火德也駢馬黑尾曰驪  
姜氏兆錫曰左个謂明堂之東偏驪馬名赤色淺朱  
色深高而粗大象物之盛長也

任氏啟運曰惟有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竿笙其  
兵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

欣說

先悉薦反

高氏誘曰火王南方故於南七里之郊還從南郊還也封諸侯賞以茅土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之謂也

陸氏佃曰於天子言無不欣說於相言無不當亦立言之法

顧氏炎武曰此鄭糾經之違

姜氏兆錫曰春秋言帥諸侯而夏冬不言者豈以大寒極暑而不勤諸侯與不然則省文也迎夏於南郊祭炎帝祝融也

方氏苞曰周官大司馬時田春秋具列王暨諸侯之

旗鼓而冬夏第舉羣吏蓋盛暑隆寒所以優尊者又  
軍禮繁重雖有宗遇之諸侯不以與苗狩也詳見周  
官析疑若首夏初冬迎氣之際諸侯宜與而月令于  
夏冬亦第舉公卿大夫蓋朝覲者既歸而宗遇者未  
至爾 又曰冬夏不合諸侯而封國何也朝覲跋涉  
山川蒙犯霜露不宜于冬夏此始封之國策勳錫命  
宜于盛夏若加地進律由附庸而賜國由子男而進  
階則宜于嶽狩命之

任氏啟運曰封賞之大也可賞即可封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淮南子作修禮樂饗左右

高氏誘曰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民人樂所以移風易俗蕩人邪心存人正性故使習合之

張氏慮曰禮樂不可一日廢以時習合非有所爲也姜氏兆錫曰舊謂飲酎故習合之也

任氏啟運曰禮秋所習而此命樂師合而併禮習之順陽盛陰始交也若夫君子斯須不去禮樂豈至此始習哉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當去

聲舉長大淮南子作舉孝弟必當其位淮南子作左天長養

高氏誘曰贊引也遂達也材過千人爲俊萬人爲傑

有賢良長大之人皆自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鄉有  
孝於父母聰慧質直仁秀出于眾者則以告有不以  
告謂之蔽賢而罪之此之謂也

王氏肅曰長大形貌壯大者

孔氏穎達曰中候握河紀舜爲大尉是堯時置之三  
王不置

徐氏師曾曰長大以力言王制云執技論力是也

姚氏際恒曰大尉秦官而上言封諸侯又非秦事也  
月令之龐雜可見

姜氏兆錫曰大尉秦官也傑俊以才言贊者引而進

之賢良以德言遂者達而行之長大以力言舉者選而用之凡此爵必有德祿必有功皆無不當也

周氏發曰孟夏舉長大王氏肅謂形貌壯大者則是國語所謂使富都賀焉不知其美者以之行爵出祿豈能當乎且與下養壯佼複

方氏苞曰周官司馬論辨官材司士諸子皆屬焉故秦仍其法亦使大尉掌之

任氏啟運曰按尙書中候舜爲大尉亦古有之歟呂作大封唐作相

齊氏召南曰中候疏非是中候出後人僞造非堯時



實有大尉官而三王改之也鄭氏甚確疏不當引緯以曲解之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無發大眾毋伐

大樹

壞音怪墮墮通許規反

張氏慮曰當夏之時物無不長無不高也勿使人壞是繼之勿使人墮是增之也土工一起築城鑿池能無壞墮乎大眾一發車徒征行能無壞墮乎若伐大樹則壞墮又甚矣皆所當戒也

徐氏師曾曰起土功發大眾則妨農桑之事伐大樹則傷條達之氣故皆禁之

朱氏軾曰長高謂隄防已于季春修利矣至此又繼之增之毋使壞墮也

姜氏兆錫曰繼之益長增之益高若壞墮是損其已成也起土功發大眾則農業廢伐大樹則盛氣傷故皆禁

方氏苞曰繼長增高卽動植之物以驗天地之氣也天地之氣暢達故不宜有所壞墮馬氏乃以繼增爲人事不識所謂

任氏啟運曰長淮作脩呂作隳

是月也天子始締

高氏誘曰締細葛也

張氏慮曰夏葛冬裘天下之常惟天子尤以順時爲道也

姜氏兆錫曰葛布精曰締麤曰紵

任氏啟運曰唐有命有司祀雨師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行爲勞並去聲

高氏誘曰野虞位卑故命之出行田原曰爲天子者見天子畱意於農野虞之行如天子親勞然也司徒位尊命之循行縣鄙都者人情所樂居命農勉作以

趨時在田而不在都也

黃氏震曰夏則農居田間之廬舍冬則歸都邑之居  
彭氏廉夫曰命野虞又命司徒尊卑勸飭殷勤之至  
也

姜氏兆錫曰時謂農時也勉興作於田野禁休息於  
都邑皆恐失時也

方氏苞曰嚴陵方氏以內外官爲別臨川吳氏謂由  
卑而尊皆近似而非也周官山林川澤各分三等虞  
衡之設隨地編布秦之四監卽山虞澤虞林衡川衡  
各巡其境內故能周視田原見農夫則勞之遇園囿

藪牧之民及百工商賈則勸之大小司徒不過三人  
庶政繁殷故惟躬臨縣鄙申戒有司命農勉作毋休  
于都使震動恪恭于穡事而已必不能徧歷田原與  
農民相勞勸乃分職命事之理勢如此不以內外而  
分亦無所爲先後也統之曰司徒或正或貳不可預  
定也曰縣鄙則至六遂而止其公邑家稍小都大都  
則各有其長皆以司徒之命命之周官以九職任萬  
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其餘八職俱不可失時故勞農  
勸民並列也野虞司之以不專于農事  
任氏啟運曰休宋作伏

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毋大田獵

高氏誘曰毋大田獵爲天物也

張氏慮曰五穀正長獸或害之不得不驅重其所當重然不敢多殺以傷長氣也

姜氏兆錫曰夏獵曰苗驅獸之害苗者耳與大田獵自不同也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高氏誘曰麥始熟故言嘗彘水畜夏所宜食也先薦寢廟孝之至也

許氏慎曰麥者金穀故感火之旺而成其位東方故

以彘水畜配食迭相生也

姚氏際恒曰王制庶人薦麥以魚而此云天子以彘

嘗麥不知皆何所分別取義也

姜氏兆錫曰登升也始熟而升於場也後凡言登者

放此

任氏啟運曰唐有羞以含桃句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斷丁亂反麥秋至句當在農乃登麥上呂氏春秋作靡草死斷薄刑無決小罪二句淮南子無斷薄刑三

句

蔡氏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成熟為秋

高氏誘曰陽氣極故藥草成微陰已伏于下故斷薄刑決小罪以應之也輕繫不及於刑者故出之

徐氏師曾曰此恤刑之事是時氣始炎恐罪人之繫於園土者或以鬱蒸而生疾故刑之薄者卽斷決之不久繫也罪之小者卽決遣之不收繫也繫之輕者卽縱出之不復繫也今時熱審減刑卽其制

姜氏兆錫曰聚藥爲供醫事也靡草枝葉靡細陰類也陽盛則死百穀至秋而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矣按靡草死二句亦記候也當在苦菜秀之下因聚畜百藥而錯簡在此耳此聚畜百藥及下三句通爲



一節皆以導民於生而惜其死也深體味之可見刑者上所施罪者下所犯決如決水之決出謂縱也薄刑當加爲審斷之小罪相告卽決遣之輕繫在獄直縱出之蓋夏令長養雖刑亦仁也仲夏挺重囚益其食雖重者猶然況薄小且輕者乎

方氏苞曰于此日斷之決之出之者非極惡大罪不忍使盛夏之月困于囹圄也

任氏啟運曰薄刑是鞭扑之類小罪可決以微陰已生輕繫卽出以純陽方盛也 又曰淮無此節呂無

下二句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

以給郊廟之服

長上聲

高氏誘曰均平也桑多稅多桑少稅少

張氏慮曰周禮內宰職后妃率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以蠶于監室者內外命婦也后妃因內外蠶事之畢以其繭獻于天子當季春蠶事之興天子薦鞠衣以求福今蠶事既畢后獻于天子以告成功禮也

徐氏師曾曰季春言蠶事既登要其終而言此則正終之以給郊廟之服無敢私用敬之至也

張氏慮曰貴賤長幼如一什一則皆什一什二則皆什二也

姚氏際恒曰祭義云世婦奉饋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故鄭云后妃受內命婦獻饋然禮言不同不必強合

姜氏兆錫曰獻饋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饋也均猶平也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之公桑故收其繭以爲稅而受桑多則稅多少則稅少皆均齊如一也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謂婦之老少也給服舊謂給天子之祭服一謂再命受服及給助祭者之祭

服也按二說相須始備內命婦獻繭以給主祭之服而外命婦繭稅以給助祭之服古人造祭服必親蠶正此意也

方氏苞曰舊說內命婦獻繭于后妃乃收外命婦繭稅非也季春之月分繭稱絲效功則內命婦之蠶事畢矣無緣孟夏後獻繭蓋外命婦獻之也收繭稅則并士庶人妻女故曰貴賤長幼如一季春專言王宮之繭事故曰既登孟夏兼言國中之蠶事故曰畢蓋事蠶者眾成有早晚至是始畢也周官閭師職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則非匹婦不稅其繭貴賤長幼如一

秦法也周官人達其情物有餘裕考課劑量而教化行于其間秦則一斷以法以取必于下而待上用凡事類然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直又反

高氏誘曰酎春醞也詩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酎謂重釀之酒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此說據左傳襄二十二年見於嘗酎及史漢嘗酎獻金皆是在廟之祭非在朝燕飲也

姜氏兆錫曰酒重釀曰酎稠濃之義也春造夏成始

用禮樂飲之蓋盛會也

任氏啟運曰淮無此節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數音朔蝗音皇又淮南子下有四月官田其樹桃

高氏誘曰孟夏盛陽而行金氣故苦雨殺穀而不滋四境之民畏寇賊之來而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冬寒固閉之令故草木蚤枯水來敗郭奸時逆行之徵也行春時啟蟄之令故蝗蟲敗穀木氣多風故暴疾風應氣而至使當秀之草不成

陳氏澹曰行秋令謂申金所泄冬令爲亥水所傷春令爲寅木所淫也

姚氏際恒曰四鄙入保謂鄉鄙之民或避寇或就食以入城堡

姜氏兆錫曰孟夏行秋令申金之氣所損也行冬令亥水之氣所傷也行春令寅木之氣所淫也鄙野也小城曰堡蓋野人避寇患而入依以爲安也格至也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其官田其樹桃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且危中

亢音剛一音抗夏小正五月參則見

時有養日初昏大火中日在東井惟南子作招搖指午

高氏誘曰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仲夏夏正建午之月東井在未鶉首之次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午唐作五月之節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今芒種日在畢九夏至參九

爾雅曰五月爲皋鶉首之次午與未合也亢東方金宿四星狀如鸞弓廣九度危北方陰宿三星中曲而東廣十六度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



賓

梨人  
誰反

國語曰安靜神人獻酬酌酢

漢志蕤縷也賓導也陽始導陰使繼養陽也

高氏誘曰陰氣萎蕤在下如主人陽氣尊重在上如賓客也

章氏昭曰五月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二分

朱子曰蕤賓律長六寸二分八厘

王氏喬桂曰蕤賓得九寸當午之中陽之極也

姜氏兆錫曰蕤賓午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

六

任氏啟運曰愚反復黷賓之義而惕然也是時陽德  
方盛陰氣始萌似陽爲主而陰爲客然一陰既生則  
陰在內而爲主陽在外而爲客矣陽方喜陰之至見  
其柔順導而進之歡對酬酢似相見之晚不知履霜  
堅冰由姤而遯而否而剝卽在此也吾心理欲之介  
國家治亂之分莫不始于至微成于至著嗚呼可不  
慎哉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螳音堂鵙音卽鵙工  
役反夏小正有浮游

有股乃瓜鵙  
小正作鵙

高氏誘曰螳螂一名天馬一名鼈廔兗州謂之拒斧

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故伯勞鳴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反舌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效百鳥之鳴謂之百舌應陰故無聲

孔氏穎達曰螳螂一名不蠲方言云潭魯南謂之螳螻齊杞東謂之馬穀三河曰螳螂燕趙曰食厖其子總曰螳螂爾雅作蜺蛸伯勞鳴將寒之候幽地晚寒故詩曰七月鳴鵙時候異也反舌春始鳴至此稍止蔡云反舌鳴蛙非也蛙正聒耳何云無聲乎

陸氏佃曰伯勞賊害之鳥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氣爲殘賊也反舌非不鳴特鳴而無聲耳

張氏慮曰火流則暑退暑極於火中此時方至也  
陳氏澍曰凡物皆感陰陽而成故得時則鳴失時則  
廢

姜氏兆錫曰此記午月之候小暑暑氣初見也螳螂  
蟲名一名蜥父一名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鷓反舌  
皆鳥名鷓一名伯勞一名伯趙反舌一名百舌凡物  
皆稟陰陽之氣鷓陰類反舌陽類乘時故鳴背時故  
無聲也

齊氏召南曰注指鳥而疏兼引蝦蟇備異說也終以  
鄭注爲正

任氏啟運曰小暑至句唐屬上章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驪載赤旂衣朱衣服赤  
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張氏慮曰當午五月位也

姜氏兆錫曰明堂太廟謂南堂之當太宰者

周氏發曰四仲月天子所居皆曰太廟以其居中而  
有兩廂故曰廟非以祀五帝于此而得名

養壯佼

佼古  
卯反

高氏誘曰壯佼多力之士養之慎陽施也

萬氏斯大曰佼矯通強也

陸氏奎勳曰舉長大已不免有相馬舉肥之譏養壯  
佼而以爲令宜乎鄧通韓嫣之接踵也

姜氏兆錫曰此句當在益其食之下壯謂體力壯大  
佼謂形容佼好亦順長養之令而養之也

齊氏召南曰按三代必無此法當是秦人尙戰功故  
貴少壯耳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  
竿笙箛簧飭鐘磬祝敔

鞀同鞀鞀音鞀竿音干箛音池  
祝昌六反音祝敔魚呂反音語

箛簧呂氏春  
秋作壎篪

高氏誘曰鞀鞀鼓以節樂故修之琴瑟管簫以宣音

故均之干戚戈羽以持麾故言執竽笙塤箎音上調  
故言和鐘磬祝敔以正樂以和成故飭整之也

許氏慎曰女媧作簧隨作笙

陳氏祥道曰詩云左執簧非笙中之簧也

姜氏兆錫曰十八物皆樂器或謂十九者蓋以竽笙  
之簧別爲一物耳鞀卽鼗也以導樂之作鞀雷鼓之  
屬以助鼓之節管如箎而六孔干卽盾也戚卽斧也  
簧者竽笙中金薄葉也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笛如  
管而七孔一孔上出凡八孔也祝如漆桶以合樂之  
始敔狀如伏虎以節樂之終此以上鞀鞀鼓三者革

音琴瑟二者絲音鐘金音磬石音祝敔皆木音管簫  
笙三者竹音干戚戈羽四者舞器竿笙皆匏音修以  
理其破壞均若調以致其和平執以操習其儀飭以  
整治其物舊說以將用盛樂雩禮故謹備之也

任氏啟運曰笙簧呂作壘箎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

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爲去聲雩音  
余辟音必

高氏誘曰名山大川泉源所出非一故言百爲民祈

雨重之故用盛樂六代之樂皆用之百辟畿內之縣

大夫



服氏虔曰雩遠也爲百穀祈實也

徐氏師曾曰此天子雩祀之禮侯國亦有舞雩但殺於天子耳

陸氏奎勳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上公者應上公也定元年九月大雩穀梁傳云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鄭注誤以勾龍后稷當之百縣及後文四監皆秦制鄭注以百縣爲鄉遂之屬孔疏以四監爲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漢人作王制猶不肯襲用周禮何況於秦姜氏兆錫曰有司禮官凡川發源於山欲禱雨故祭

山川百源亦祭川先河後海之意也雩祭名吁嗟其聲以禱雨故名雩周禮凡邦有大災女巫歌哭而請是也天之主宰謂之帝舊謂爲壇南郊之旁祭五行之帝而配以五人帝也盛樂卽鞀鞀以下十八物百縣謂凡內外之邑百辟卿士謂古句龍后稷之類方氏苞曰天子之雩上及於帝百縣之雩旁及於百辟卿士百縣之雩以祈穀實則天子之雩可知矣李氏光坡曰沂在魯城南浴乎沂而風乎舞雩則雩在南郊信矣

齊氏召南曰諸侯雩祭百辟卿士自不待言此百縣

似專指畿內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爲注曰百縣鄉遂之屬是也

任氏啟運曰唐屬上章大尉節下

夏小正曰四月越有大旱四月盛陽容有旱者故周以此爲雩月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

廟雛仕于反陳氏澹移是月也字置農乃登黍上

蔡氏邕曰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

許氏慎曰黍以暑得名小暑至農遂登黍

高氏誘曰雛新雛也

姜氏兆錫曰黍於是始熟而登蔡氏曰今蟬鳴黍是也雖未詳舊注云內則雖爲稚鳥此雖爲稚雞也羞進也含桃果名一名櫻桃疏曰黍非新成直取舊黍後孟秋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矣明仲夏未熟也請月無薦果之文獨此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他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於時薦也愚按本文明云農乃登黍而顧以爲取舊黍非新成何率至此蓋注不審孟秋農乃登穀專指乎稷之義故誤以其穀爲黍稷之總名而遂誤以此黍爲舊黍也詳見孟

秋登穀

方氏苞曰下文曰以雛嘗黍則不得爲舊黍明矣蔡邕云今蟬鳴黍是也乃目見耳聞之辭管子亦云河汝之閒四種爲五種則黍必有登之最早者故繼麥而薦

任氏啟運曰雛呂作雛淮作雉

令民毋艾藍以染艾刈

高氏誘曰毋艾以染青未成也

陳氏澔曰藍之色青青者赤之母刈之亦傷時氣也姜氏兆錫曰毋艾藍未詳鄭注曰夏小正五月啟灌藍蓼此月藍當栽培未可遠刈也陳注曰藍色青爲

赤之母刈則母傷矣二說未知孰是

毋燒灰毋暴布

暴步卜反灰呂氏春秋作炭淮南子同今從之

高氏誘曰毋燒炭草木未成也不欲天物是月炎氣盛猛布暴則脆傷之

徐氏師曾曰毋燒炭不伐薪也

張氏慮曰此二事亦爲染而發考工記幌氏凍帛以欄爲灰言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又曰晝暴諸日則布亦必暴矣而曰毋者燒灰暴布則耗傷陽氣不欲張而用之也

萬氏斯大曰毋燒灰呂氏春秋作毋燒炭

姚氏際恒曰灰呂紀作炭是高注謂草木未成不欲  
天物若灰則何以禁其燒乎

陸氏奎勳曰余幼閱鄭注不以爲然妄謂季秋伐薪  
爲炭此必炭字之訛後閱張清源雲谷雜記云呂氏  
春秋本作無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天物則灰  
當爲炭無疑後人愚而自用并改呂氏春秋可嘆也  
姜氏兆錫曰火性滅而爲灰燒之嫌傷火也陰功成  
而爲布暴之慮干陽也

方氏苞曰灰燼無更燒之理蓋燒石爲灰也燕地暑  
月不燒石爲灰窰者曰地氣上蒸窰內濕強燒卽粗

礦不可用推此則艾藍暴布亦爲非時不能爲良非恐傷時氣干盛陽也後漢書禮儀志曰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

夏小正曰九月伐薪爲炭此時禁之以木正長亦火太盛也布衣禦寒若於此時視爲無用不務珍藏而任其暴殄非豫備之道故禁之

門閭毋閉關市毋索

高氏誘曰門城門閭里門也毋閉民順陽氣布散於外也關要塞市人所聚毋索不征稅也

馬氏晞孟曰毋閉利宣也毋索不恃察以窮民隱也



陳氏澹曰毋閉一順陽氣之宣通一使暑氣之散宣  
毋索當時氣盛大之際人君亦當體之而下寬大之  
政也

朱氏軾曰關市有索秦人苛政也

姜氏兆錫曰閉謂阻行旅索謂索匿貨也毋閉者順  
通達之氣而宣之無索者體盛大之德而寬之也

周氏發曰仲夏關市無索孔氏以商旅或隱藏其物  
以避征稅爲言此非三代之時所有恐非

挺重囚益其食

高氏誘曰挺緩也

張氏處曰恐以瘐死傷助長氣也

陳氏澹曰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寬假輕囚不如是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脫養壯佼句在器高以粗之下挺者拔出之義益加也重囚禁繫嚴密故加恩也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輕囚則不如是非也輕者已月已出矣其未出之重囚至此亦稍寬假也

周氏發曰仲夏挺重囚挺特也天炎不羣繫上月出輕繫則囹圄空處多至此并重囚亦特繫之昔人以寬緩拔出爲解未的蓋重囚不可寬緩若拔出則更

非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高氏誘曰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別其羣

朱氏申曰班分布也

姜氏兆錫曰季春游牝於牧今妊孕已遂故別之繫者止蹠嚙也班布也馬政周禮圉人圉師所掌是也任氏啟運曰唐下有是月也祀皇地祇於方邱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齊齋同處上聲和去聲刑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作徑

高氏誘曰至極也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晝之長極矣陰氣始起於下盛陽強蓋其上故爭拚深也止節也薄猶損也靜事無徑言當精詳而後行也

徐氏師曾曰聖人扶陽抑陰則安靜以養微陽可也今養微陰何歟曰天地不能純陽無陰人身亦然陰陽所以當交養也

吳氏澄曰晏爾雅云柔也凡內而掩身外而靜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漸至完成而無所虧傷

朱子曰止聲蓋亦處必掩身無躁之義若以正樂言

則拘矣月令之說固多有未安而注以此爲非則失其指

姚氏際恒曰月令以夏至爲長至冬至爲短至郊特牲言迎長日之至蓋以冬日爲長至蓋月令指冬夏至而言以至訓極郊特牲指冬至之後而言以至訓到似郊特牲之說爲長故今世以夏至爲短至冬至爲長至也止聲色鄭氏引緯書及乾鑿度謂人主與群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證月令爲非人皆知其妄不復辨晏晚也陽乘朝氣陰乘暮氣故曰晏陰鄭氏訓晏爲安孔疏謂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牽強殊

甚

陸氏隴其曰君子之養微陰也與養微陽同陰之不正者防之大易之履霜是也陰之正者亦正養之此之晏陰是也鄭引緯書一至日人主與群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駁此止聲色爲非其道

陸氏奎勳曰爾雅晏柔也當從吳草廬作柔陰解

姜氏兆錫曰至猶極也靜息也刑陰事也晏爾雅云柔也成亦定也夏至日長已極陽盡午中而微陰眇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於是君

子齋戒以養心掩蔽以防身而舉動必安卻聲色之奉省滋味之調而氣欲不縱且令百官皆息事戒刑而罔或苟作焉凡以和陰陽而慎死生也蓋天地之氣順則和競則逆於柔陰初生之際順時保養如此則循序以行安定而無所虧傷矣

方氏苞曰祭祀賓客所奏雅樂自不可廢此聲與色並舉則必燕私之樂所謂繁手淫聲悖心堙耳者也聽之而有動于中必搖其精齋戒靜定之時不宜以此亂其心曲

齊氏召南曰鄭據緯書以糾此記之違是也但記言

聲色是嬾御華美不主音樂以上下文連接處知之猶云省嗜欲耳鄭必以樂解聲字則木拘矣

任氏啟運曰此聲色乃指可淫心蕩志者耳豈謂審一定和之樂亦不一御五服五章之色亦不一觀哉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董青譯又蟬始鳴夏小正作良蟬鳴又有唐蟬

鳴

高氏誘曰蟬以翼鳴木董朝榮暮落是月榮華可用作蒸雜記謂之朝生一名薺詩顏如薺華

孔氏穎達曰爾雅椴木槿櫟木槿郭云二名可食或呼爲日及



張氏處曰鹿山獸麋澤獸山高而澤卑鹿受高燥之  
氣必資于陰麋受卑濕之氣必資於陽故其角生新  
而解舊也

朱氏申曰蟬陰類感陰生而始鳴半夏陽氣上而陰  
已生木莖陰氣兆而陽不固也

徐氏師曾曰鹿以陽爲體以陰爲末角末也故應陰  
而隕

盧氏翰曰蟬兩翼隊長在腹下或以爲無口以得鳴  
有數種蝟蝥皆大輩蝟蝥皆小

姜氏兆錫曰此又記午月之候也說見仲春鹿獸名

解脫也半夏藥名生於夏半故名木堊木名別於堊草故名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高氏誘曰爲太陽火氣也

朱氏申曰隆者不可復益也

姜氏兆錫曰南方火位又因而盛之則爲微陰之害矣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高氏誘曰積土四方而高曰臺加木曰榭皆所以順陽而宣明之

張氏慮曰言可以者惟仲夏爲宜也眺望可遠或困  
目力山陵可升或有嵐障臺榭可處或避高寒則亦  
有時不宜矣

姜氏兆錫曰此皆順陽明之時也

爾雅曰闔謂之臺無室曰榭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  
則五穀晚熟百螻時起其國乃饑行冬令則草木零落  
果實早成民殃於疫腫音特又果實呂氏春秋作果蔬淮南子下有五月官相其樹榆  
高氏誘曰冬寒冰凍故雹冬陰閉藏故不通春生育  
故五穀晚熟百螻動股之屬充人謂蝗爲螻蟲害稼

故國饑有核曰果無核曰蕪行秋令故草木零落而果蕪早成非其時氣故瘦

朱氏申曰草木零落秋氣肅物也果實早成秋氣成物也

陳氏澹曰行冬令爲子水所傷行春令爲卯木所淫行秋令爲酉金所泄也

徐氏師曾曰百膳言多也春氣盛於末故蟲食葉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官相其樹榆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七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七 月令

羊

浙江書局刊

金承諾校

鄒在寅校

張景雲校